

重庆的秋天

曾宪国

一年之中的四季，像一个家的四兄弟，上天也不偏颇，分给的天日基本相当，只不过，各自的性子由各自长成罢了。

就春夏二季来说，犹如冰火两重天，一个是满脸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一个是脾气似火，千里之外也暴炙灼人。其实季节无所谓好坏，无论你喜欢与否，一直坦然地悬浮在时空里。在四季交替之际，人们仰望天空由衷地说，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秋天来了！冬天来了！这只是人们情感的抒发，应时的感怀而已，并不能丝毫阻止或加快它们如期到来的脚步。

不过，重庆人认为四季的时间不那么均衡，感觉有长短。例如姑娘们想时间长一点地将漂亮的春装穿在身上，而夏天的炎热却迫使她们无奈地脱下春装置于箱底。当炎热好不容易过去，盼来了冬天，心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哪知重庆的冬天，阴冷又漫长，漫长得让人好了疮疤忘了痛的又念起夏天的好来。

我生活在城市里，满眼高楼大厦，大自然被隔离在了远方，天空也变得狭小，似乎只能用光线的明暗来感知四季的更替。人们将楼宇说成是水泥森林，就是企图用可笑形容来表达对真正森林的渴望。这种形容，却根本无法展现大自然赋予森林的丰富色彩。

说到自然界的四季色彩，当数春天的色彩最甚，好像画家的油彩盒子被淘气的孩子打翻，各种颜色泼洒得满世界都是。但就个人的喜好而言，我更喜欢秋天的颜色。因为春色虽美，却娇嫩，仿佛一件精致的瓷器，捧在手里，太过叫人心疼。春色就是用这极大的铺张、浓郁的粘稠，让人沉醉其中，使整个身心都不能自拔，甘愿由着它去醉生梦死。而且它的倒春寒也让人叫苦不迭。那么秋色呢？秋色比较单一、纯粹、质朴，用它的金黄，一以贯之地在天地间祭起力拔山兮的能量。况且，秋阳如春，将那渐凉的秋意，点染得暖融融的，不仅给人世间蓄满深沉的喜悦，连自然界的雀鸟也欢叫着从空中掠过。

我喜爱重庆的秋天，但重庆的秋天很短，短得让人恼怒。长江巫峡满山的枫叶，仿佛昨天才风中摇曳，今天就飘零在人们的眼中。即使立秋了，人们还得忍受秋老虎二十来天的淫威。待到小阳春来临，重庆人认为，这一年的秋天才真正到来了。每到这时节，总要令我一番思量，明明已临近冬季，为啥还叫小阳春？顾名思义，小阳春，像春天一样宜人，只因它时间短暂，是春天的缩小版。我想这名，古来有之，它会让我想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今月曾经照古人

之类的诗句。如此说来，小阳春，又何曾不是古人今人共享的时节？这样，我们何不珍惜天公赐予我们的每寸光阴吗？哪怕秋天的太阳只有三分的热量洒照大地，我们也会用十分的热情去迎接它。每当阴沉沉的天空，太阳从云层里一出来，就正如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旋律一样，在重庆大地上产生巨大的回响，在重庆人心间发出共鸣；今天的太阳好大哟！对这种情形的出现，却令北方人大惑不解，难道天上还另有一个小太阳？更让他们想不透的是，太阳出来，就值得人们喜洋洋吗？

重庆地区有一大人文景观——喝坝坝茶。坝坝茶，似乎是成渝两地的专利。不知重庆是不是坝坝茶的发祥地，但这一点可以肯定，重庆的坝坝茶比川西坝子的更原始、更豪放，充满普罗大众的气息。坝坝茶，不是指茶叶的种类，是卖茶水的地方——空地上的坝子。而要形成一方地的坝坝茶，以我之见，不能缺少这几个条件：有喜爱在室外喝茶的茶客；在黄葛树下有一块较为平整的坝子；有好的天气。而天气，直接关系到坝坝茶生意是否兴隆。如果有一个大太阳来助兴的话，那这天的坝坝茶肯定座无虚席。春秋两季，是重庆坝坝茶生意最为兴盛的时节，秋季则更甚。茶客总是逮住夏天渐凉的尾巴，就在树阴下享受起坝坝茶的

乐趣，并将这享受一直保持到冬寒初起的日子。在茶客眼中，秋天是最值得回味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孩童时的我，是在重庆的璧山度过的。那时的璧山是个小县城，在我记忆里，一早一晚到来之时，全城沉浸在一派乳白色的氤氲之中。早是薄薄的晨雾，晚是袅袅的炊烟。一条叫璧南河的小河，从城边缓缓流过，只要出了县城城墙的洞口，都能见到清澈的河水。当我和玩伴们的冬衣还未脱尽之时，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璧南河里浮水，这种欢乐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河水变凉。于是我们知道：秋天来了。更叫我感到好玩的是，季节的变化竟跟儿时想往的吃食连在了一起。当县城四处飘起炒板栗的香气时；当青石板小巷传来小贩有韵律的脚步声，肩上的挑子冒着热气，他亮开嗓门吆喝：“炒米糖开水、藕粉、油茶”时，随同清口水一道涌出的，是秋天来了。

即使到了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河水的冷冽和那甜滋滋的吆喝，乡情便会穿过记忆深处冲击我，我立马又会享受到那感觉给予的温馨和甜蜜。人长大了，住进了重庆城里紧挨密靠的楼宇之中，除了靠日历或者天气预报的提示外，我对时空中的四季转换更是迟钝了，每每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犯傻的时候，儿时的那种感觉，就在心里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一次去酉阳县出差，一个秋日的黄昏，当地朋友特地带我到龙潭古镇的一处大院落里去看白果树。这是两株紧紧靠在一起的公母树，有几百年的树龄，树干吊着一串串的苔藓，像老人的胡须，在风中飘动，树干一人合抱不住，树高要仰望。这时的落叶，给大地铺了金黄的地毯，风吹过，落叶沙沙抖动，在橘红色的夕阳下涌起道道金色的波浪。一旁的朋友指着那些金色的浪涌，大声提醒我：快看，多好看哟！我惊叹人们对白果树所抒发的情意，远远已超过大自然所给予它生长的真实意义。人们爱把它的叶子夹在书本里，好像一旦将它融入知识中，它的生命就能得以延长。人们也就随它生命的延长，有更多的时间从书本里吸取养分。

尽管白果树树干挺拔，姿态高贵，能给予重庆秋天诗情画意，但它撑出的树冠过于小气，不能给予更多的阴凉。率直的重庆人，更爱盘根错节、树冠如盖的黄葛树。因为它绿荫匝地，能人们在酷暑中带来凉意。而这凉意，才是夏天里的黄葛树对重庆人最大的实惠。这也是其他树种不能更好做到的。

其实，四季的温度和气候的变化，是老天爷给人类特别的馈赠。现如今，人们不去享受各个季节所包含的乐趣，而是每到冬夏未至之时，就开启了空调，或者去气候如春的地方躲避。人们尤其城里人哪里知道，身心上还有的那一点点对四季更替的感知，正在被城市现代文明的铺张运用渐渐耗尽。

此时，已过白露，秋老虎的淫威已消失，属于重庆的秋天，真正的到来。如果我有个祈愿的话，那就愿金秋永驻我心的天地间。

驴溪畔的历史寻觅

郑劲松

“老乡，新桥怎么走？” “不晓得也。” “就是女师院遗址呀，怎么走？” “女师院？更不晓得。” 其实，此前的2006年、2012年、2015年，我曾经三次造访，每次都要问路才能准确找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所在？

余生也晚，但，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又一次心心念念地寻起这块地方：江津区白沙镇新桥村的金驴溪畔，西南大学重要渊源之一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遗址。

一个地方能名扬天下，多得得益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因缘际会。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长江之滨的白沙镇曾集中了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等多家文化机构，十余所迁建或新建的大中小学，从而集结大批文化名人，更由于水运便利而商贸云集，此地一度被誉为“小香港”，与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北碚的夏坝、宜宾的李庄并称战时四川最著名的文化五坝。2001年4月，白沙镇被命名为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镇，2010年又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抗战时期的教育与文化内迁，对中华文脉的保存厥功至伟。80年前的1940年9月20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镇创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国字号女子高等学府，所以，这里是重庆乃至中国教育史不能轻易绕过的地方。

女师院的遗址不在白沙镇上，而是六七里之外的新桥村。虽然不像西南联大那样属于战时内迁高校，但教师和学生大多是抗战避乱而来。办学之初，师生们的信件很多都从敌占区寄来，为减少敌伪“检查”，也为避免日军飞机按迹追踪的无差别轰炸，校方向邮局申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白苍山庄”。1946年，女师院迁往国立交通大学内迁校区（现为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1950年，女师院与沙坪坝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随着女师院的历史“终结”，“白苍山庄”也就不复存在。而同在白沙的其他文化机构和学校大多在镇上，虽经历史沧桑巨变，遗址还依稀存在并得以保护。女师院遗址在乡下，渐渐淹没在稻田麦地，鲜为人知了。

其实，和那些内迁名校一样，女师院也是名师云集。教员中大部分是全国知名学者且多有国外求学经历，如首任院长谢循初，就是当时的教育部督学；英文系的李霁野、国文系的台静农曾是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台静农后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二十余年，是著名学者、画家蒋勋的恩师。此外，胡小石、舒芜等当时就名满天下，后来更是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历史系张维华、柴德庚，国语专修科魏建功，教育系黄敬思，音乐系吴伯超、杨仲子等，也都是相关领域的全国知名专家。当时的青年教师姚奠中，后来成为山西大学教授，著

名国学大师、教育家、书法家，2013年以百岁高龄仙逝，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前来白沙镇拍摄专题，在《大家》栏目播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师院第二任院长劳君展。早在五四时期，劳君展就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向警予、蔡畅是她同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的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是她丈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是她的女婿，而她自己早在1924年就考入巴黎大学，成为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女弟子。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邀请劳君展和许德珩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共进午餐。告别时，劳君展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恳切言辞令人动容。

女师院在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1942年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当天，在学校的驴溪半岛广场举办了“中国音乐月万人大会唱”，以此形式号召民众抗日救亡。女师院教师、著名剧作家、诗人卢前还创作了《白沙镇歌》，由女师院音乐系主任、后来的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指挥，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这次音乐会也是中国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万人大会唱，影响深远。女师院师生还于1944年在白沙镇发起“节约献金”大会，号召民众捐资购买飞机支援前线抗战，共募捐献金650多万元，创全川之最。冯玉祥将军亲自到场，深受感动，专门写下《最爱国的市镇——白沙》一文。

2006年夏天，西南大学合并组建一周年暨办学一百周年之际，我和同事为了拍摄校史专题，几经查考，在白沙镇宣传委员带领下，走过羊肠小道，穿过两岸栽满高粱、玉米、大豆、稻谷的金驴溪畔，找到了女师院遗址。那时还有破破烂烂的几排学生宿舍和一栋快要垮塌的食堂。2012年、2015年，我和同事以及学校领导一行，为编纂《西南大学校史》和筹拍学校办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再次来此寻访，但见该遗址大部分房屋已经坍塌，仅剩几间石灰斑驳、房梁东歪西倒的老宿舍。

令人欣慰的是，江津区已把女师院遗址的保护性复原列入重要规划并快速行动。得知这样的信息，我迫不及待地再次奔赴现场看个究竟，于是有了本文开头那几句问路的应答。

现场情景值得期待：首先开工的两栋原女师院学生宿舍和一栋学生食堂已经快封顶。镇上同志告诉我，遗址修复完全参照档案老照片，采用传统土木混合、穿斗构架，修旧如旧，外墙也照样用白色石灰涂抹。流失民间的女师院桌椅、食堂水缸、碾米的碾盘等器物也找了回来，整个工程总计三个月左右，建成以后，将和西南大学一起将此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真好。我满怀憧憬穿过工地，走到遗址边的金驴溪畔，但见溪水依然清澈，两岸的稻谷金黄、高粱红熟，已是秋收时节，微风吹来一丝动人的清香。不远处就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江水无声，好像又回声荡漾。



葵花灼灼

水彩画 大王

走进成都，与文学与友谊有关

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 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

李毓瑜

认识成都，向往成都，从一首儿歌开始：“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煮嘎嘎。”

长大以后，从儿歌走进现实，走进成都，与文学有关。

那是2008年，第二届“川渝散文家论坛”在成都举行，我有幸参加，后到新都桂湖采风。

这个以环湖遍植桂花树而得名的“川西第一湖”，是明代状元、著名学者杨升庵的旧居，占地七十余亩的古典园林。“一池三岛”的园林结构，二柱相吻的交加亭，植柳桂替代廊花墙作隔景。桂树林，石城墙，绿草坪，浮于水间的芙蓉岛及其他小岛，桂湖成了全国的观荷观桂之地。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虽是初识，却一见钟情，仿佛前世今生。

24岁中状元的杨升庵，命运多舛，让人低头回首、感慨万千。抬头远望，真真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心中纵有千山万水，“依然一排水渠”。

朱德曾在这里，陈毅曾在这里，郭沫若、巴金、艾芜曾在这里，一代伟人，一代名人曾在这里，历史的天空也在这里。

冥冥之中我是这里的一株草、一丛桂、一片叶，草本之木，木子之姓，一应自然，心手相印。

我又去拜谒了艾芜墓。墓前是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座座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河流着；像河一样，唱着，唱着，欢乐着，勇敢

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

《南行记》曾是我少女时代的读物。在我心里，写奇异故事的人，定是奇异之人。如今奇异之人虽已驾鹤归去，而他的精神、作品却润泽着这方土地、这方的人，也润泽着千千万万读过他书的人。我们在墓碑前献花，在墓碑前静默，在墓碑前表达我们对文学的谦卑与敬畏。

从儿歌中升华，桂湖让我记住了成都的善与美，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邃。

再次走进成都，与友谊有关。前不久，受同事邀请，到成都小住了一周。

成都最丰富的是早上。夜里下了雨，挎着菜篮出门，路边的花顶着晶莹的水珠微垂，“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画面，便会浮现在脑海里。脚下的路干净清新，叽叽喳喳的鸟鸣，合着凉意之风，拂过裸露的脖颈，带来青春的气息与心情。

还不止仅仅在于此。来到菜场，我看到慢半拍的成都女人，有着一副好耐心。紫皮洋葱标价几毛钱一斤，紫皮洋葱炒肉丝、炒鸡蛋，是我们家饭桌上的当红菜。我捡了两个，才一元多，真是太划算。而我身边的成都女人，对摊主说：“老板哥，便宜点，太贵。”

“你看人家，话都没有说一句，标好多价，拿好多钱。”

我笑了。真的没有必要讲价，确实是太便宜了。

女人笑微微地说：“再少一毛钱，我们俩都好。”

“哎呀，你这个妹儿，这一毛钱又不多。”

“老板哥，这一毛钱也不少。” 两人你来我去，女人和风细雨跟老板讲价钱，却好像情人在窗下唱歌，倾诉爱情。

在成都，我和同事还听了一场露天音乐会。那是上午，在一个公园里。

演员素颜，没有化妆，也没穿演出服，男男女女站着，人人手拿一册歌本，围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练唱电视剧《乔家大院》主题曲《远情》。

在重庆，我也参加了小区合唱队，每周有一老师教练唱，每学期学费100元。我们自己添制演出服，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在小区的广场演出。

同事对我说：“这个花白头发的男人，退休前是个指挥。他组建了合唱队，免费教大家学习声乐，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

“尘缘苦短叹人间路长，不能够容我思量……”声音和谐干净没有杂质，专业水平。

一双双专注神圣的眼睛盯着指挥，男声女声，高音低音，清晰和谐，随着指挥的手，有序响起，轻重缓急，快慢强弱，句句走进心里。

突然，我看见人群中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妇人，顶着一头白发，脸上一副墨镜。同事说，她是盲人，保姆推着来的。我心里一热，唱歌成了她看世界的眼睛，成了她黑暗中的光明。

“登临远望看山水迷茫，情通天下一路奔放……”这些不生气、不闲着、热爱生活、快乐着自己生命的人，虽在夕阳，精神永远青春。

成都与我的缘分，在精神，也在物质，不远不近，可思念可亲切。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一旦成渝中线高铁通车了，我可以不定期去成都参加合唱团的演唱。中午去美味小吃云集的春熙路，吃钟水饺、赖汤圆、龙抄手、韩包子，下午顺脚逛逛宽窄巷子，或到就近的人民公园，泡上一壶茉莉花茶，在竹躺椅上小憩。暮色黄昏，再坐中线高铁回重庆。

就好比走亲戚，越走越亲。

成渝古道 篆刻 殷智. Includes a red seal impression and several vertical calligraphy scrolls with text like '成渝古道', '到达成都', '公望是吉时', '重慶到成都', '內江簡陽', '成渝古道', '感于明清', '成渝古道', '公望是吉時', '重慶到成都', '內江簡陽', '成渝古道', '感于明清', '成渝古道', '公望是吉時', '重慶到成都', '內江簡陽', '成渝古道', '感于明清'.